

671.3143
078
16

柘
城
縣
志

柘城縣志卷十

藝文志

墓誌銘

墓表

祭文

墓誌銘

明

三水縣令清泉周公墓誌銘

呂

坤

甯陵人

叔簡氏曰人亦有言貴達多賢哲父祖無庸愚傷諫家

之廣也余不諛墓中人而王君衍印之狀清泉公也其

事核其語質必不廣余因其狀而文之按狀周柘城

姓而清泉者周氏著人也名充字仲美少穎敏千百常

見授毛氏詩讀二齋郎了大義爲文匠心不嚼人口餘
翁司寇大立督學中州見所爲文大喜即拔置庠邑廩
膳行吳司理國倫遇以國士稱爲滅明云嘉靖癸丑師
尙詔爲寇陷歸德攻鹿邑拔之尋破柘城欲倚名人爲
聲望陳舉人聞詩及公館爲上賓以兵環衛之陳公之
師也公謂陳曰生義難兼願從先生於地下陳曰我登
名義不委質於賊無生理子爲士又獨子有老親無死
理且賊之質我恃爲重也傷所恃以怒王師賊必悔我
死所以歸子也乃縊賊聞果愧懼遂解嚴公乘閒歸焉

在軍中有誓死方能酬主德全軀不忍去親廬之句寇
平兩臺特嘉獎之余爲諸生時欲識公面不得歲辛酉
得與同舉於鄉見公亭亭玉立稠衆中如孤鶴乃數奇
累試南宮皆乙榜余在天官署者十年強之仕不從曰
故人在事時勢可乘充菽水粗足自給而老親憚遠遊
離親即三公非所願也親終始除陝西三水令三水貧
前令相沿惟繭絲是亟公曰苟無民賦役安從出乃以
撫字爲催科而歲不減額稅監某橫於三秦魚肉郡邑
當是時咸甯富平相繼被逮郡邑長重足而立公毅然

不折節調劑得宜四境敉甯崇飾學宮牲所泮池廟貌
煥然改觀尤加意俊髦文氏故名家也而舉人在茲公
極親禮登辛丑進士授館職庠生翔鳳尤所陶鎔登庚
戌進士公之藻識樞如此持身廉儉於民一無所取公
衙諸日用價如民市肆宴如邑號青天云無何有家難
子喪孫孤而公之歸計決矣三請於臺察臺察留徧請
於藩臬道府藩臬道府留大夫士民留又請於當路乞
爲留公竟拂衣行去邑日老穉載道徘徊數十里不能
挽不能從望塵悽愴觀者榮之歸來冲恬坦率口無譏

評足不造謁日徜徉泉石間浮雲勢利朝夕舊所
知由如也鄉飲賓席有司數造門數辭竟不赴有司高其
風尙謂不可及云公生於嘉靖壬辰八月二十六日卒
於萬曆戊申五月一日壽七十有七配軒氏左都御史
裔孫繼娶曹氏男二鳴梧邑諸生鳴珂選貢生俱先公
卒孫二益宜將以某年月日葬公先塋之次厥考顯號
遲菴以明經授陽城丞遷沁州判有惠政配王氏無子
人曰斯人也而無後天必不然晚乃生公公二子皆才
皆不壽而兩孫少人爲公憂從孫鼎者邑廩生篤行君

子也公以託孤厥後當益振公其瞑目哉昔公壯時有公輔志人亦以公輔期之僅令三水不足竟所施得無鬱鬱然見一矢而知由基無俟盡發也銘曰彭澤千古屬之淵明史雲百世以萊蕪名吁嗟乎周三水何必公卿爾沒其甯

國朝

敕封翰林院編修李公墓誌銘

李天馥

永城人

宮贊元振弟 予假五年趣不起曰吾父在老矣臣許國日方長久之迫父命乃一至 闕踰年輒疾返得

旨不信宿去曰吾心動冒嚴寒兼程未幾果以 誥封
編修公訃至哀辭乞誌銘馥感之泣下曰鄉先生沒而
名不彰則後進者之責也矧予宗姓何敢辭按狀公諱
豔松字霖雨其先洪洞人五世祖山徙柘之白濟坡家
焉傳本安公諱春有潛德生子三而公長魁梧穎異喜
讀書世亂不成去學劍英偉有大略壬申歲大河南北
寇數起舉烽相望柘人日夜驚令朱君者登陴而嘆曰
危哉柘顧安所得與計事者父老以公名進令即邀公
衙舍問守禦狀公謝讓者再令請益堅乃畫方略密白

令曰賊自外至易防耳自内生者難制陰察邑桀黠故
與賊通者某某屏城外賊絕嚮導遁去總練某假聚眾
自保而謀不軌烏合萬餘人椎牛馬約日劫城庫公偵
知密遣弟仲詐往降悉得其謀陰爲備賊至失利邑賴
安堵及闖逆破大梁屠掠全豫千里絕炊烟公奉母避
濠梁貫甲張弓行兵火中三遇寇皆知公名敬憚之無
所害馥自丁酉里選趨試百泉下過黃河眺睢陽柘溝
之間青燐白沙即聞邑里人稱說公破賊事曰吾宗有
長德而武且其子也才又三年官贊果舉於鄉明年甲

辰 廷對一甲第二人先是吾鄉甲戌以一甲顯者有
湛蓼劉公至是又三十年而得宮贊鄉人籍稱之馥蓋
知其有所自也公自六歲嬉戲聞里舍書聲輒竚聽移
時不去歸則忽忽不樂母孫夫人怪之曰兒志欲讀書
耳本安公曰惜吾家貧不能成爾志歲稔勉就外舍期
月誦孝經小學兩論章句解大義無何父卒遭喪亂不
竟而大有造於其鄉且公課宮贊讀每掩卷悲咽曰吾
不獲成名慰吾親兒勉力不患不成名而吾父究不及
見因失聲不自禁宮贊之以一甲顯其親也公之貽矣

歲辛亥恭遇 覃恩封文林郎內翰林宏文院編修時

宮贊在翰林數馳書誠曰吾世貧賤荷 主上恩宜勤

修職業君親僚友閒惟至誠可行馥親奉其教言如昨

日而今已矣公孝友不與世忤而遇事敢爲兩弟早歿

撫遺孤如己子晚受 封布衣蔬食於窮親故舊盡款

洽閒有逝者悲悼經旬不置建橋梁施穀賑款助宗黨

婚葬無虛歲郡邑延請鄉飲大賓凡十數公僅一再赴

彌留之夕訓子若孫曰爲正人行正事而已他無所畏

嗚呼公誠嵩洛之賢者耶少有感慨節俠之行而折衷

於道義宜乎宮贊之興亦艾矣子三元振甲辰科進士
現任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元燭貢生元起廩
膳生員孫男二繼文廩膳生員繼修廩膳生員銘曰少
室之旁大河之曲高原者誰其人如玉彼侯生兮徒殉
爾名兮衛我邦土柘乃有城兮億萬斯年歸者安兮生
者榮兮

敕封翰林院庶吉士道康竇公墓誌銘

土
松
江
人

公諱大任字燕貽號道康其先居山西沁水之竇莊始

祖璘宋左屯衛大將軍曾祖聯芳始遷於河南柘城遂家焉祖三畏父如珠號筠峯當明末時以程朱之言訓後進邑人宗之爲專祠祀學宮公生而敦厚筠峯公愛之以爲克繼家學年十一筠峯公捐館舍母姚孺人能教子嘗紡績課公夜誦不少輟居近學宮見春秋行釋奠禮儀文明肅遂慨然有志於道不專爲科舉之學年三十四始補博士弟子員旋丁姚孺人艱遂絕意仕進益務著述而原本於躬行是時睢州湯潛庵嵩陽耿逸庵蘇門孫夏峯諸先生皆以道學自任公居其間聲相

應和命長子檢討君克勤往從之遊檢討君內奉公過庭之訓外與諸先生講論切磋諸先生深相契重嘗呼爲小友故檢討君早負時譽學有本源卒成名進士爲學者所依歸公之教也及檢討君以母憂歸度地於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聚四方從遊士爲講學之所公時時坦步往遊鶴髮鳩杖顧盼矍鑠路人望之咸以爲仙至則振衣登座吐辭清越檢討君率諸生以次問業雍雍進退言論終日未嘗倦論者以爲師友之誼天倫之樂公兼有之公天性修整居家必循法度遇喪去音樂屏

佛事一遵往制不爲習俗移動歲時祭享必誠必敬教
子孫以孝謹不以居積爲事嘗作文以戒子孫謂生平
學力本於不欺自總角時見遺錢不拾由此一念守之
終身以故一生行事無不可告人者公自少居鄉即不
立崖岸及檢討君貴益自謙抑未嘗以聲色忤人及遇
事關利弊必侃侃直言力白於當事不少回護甲戌歲
邑令奉檄查未足額地畝人心惶惑賴公一言公私獲
安他如親族之中有貧不能婚喪者無不量力周給不
見諸顏色以是深爲鄉里推重歲時鄉飲酒禮有司造

門敦請以公應其事爲榮先後凡三十一與鄉飲大賓
物論無不允愜公姿貌魁梧精力倍人雖八十外步履
飲食不異少壯易簪之時猶引衣含笑無幾微繫戀意
公之道力於此足徵云公生於明崇禎癸酉十二月二
十有七日終於康熙丙申六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四

以 覃恩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配李氏封孺人庠

生公毓女有孝行先卒刑部尙書崑山徐公乾學爲墓
誌子四人長克勤戊辰進士翰林院檢討祀名宦鄉賢
次振起甲子武舉人次克恭太學生贈內閣撰文中書

舍人皆先卒次克讓邑廩生女四孫十二容端增廣生
先卒容恂丙戌進士內閣撰文書舍人容肅增廣生
容莊癸巳舉人容遠乙酉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容
儀容惇容聰俱庠生容謙容觀容恒容升曾孫八綳綽
綳綽紘緯續紘將以今年十一月初四日葬於祖塋之
次於是公之孫中翰容恂以公行狀來請銘銘曰維公
之德兮直以方維公之行兮慈以良施雖未遐兮溢於
爾鄉善積乃興兮子姓其昌于萬斯年兮永保斯藏

王雪園侍御墓誌銘

李元振 邑人

康熙十四年侍御雪園王公暨元配何孺人將合葬先
期公之子燦等爲余言曰先侍御葬二十有三年矣慟
惟先孺人以今歲歿顧先公墓地瀕河多水患今卜兆
於邑南沙河之陽將奉兩先人柩合葬焉曩者孟津王
文安公嘗爲銘矣今茲睢陽湯參政公又爲合葬銘惟
吾子端諒不阿非得吾子言恐不足以傳信將來敢請
所以表揭於外者憶余束髮時即聞有雪園先生名迄
今稱說弗衰竊謂古來縉紳輩方其勢位焜燿聲震梓
里歿則已矣惟濂洛關閩諸大儒卽位未躋於通顯功

未竟於一邑而賢人君子相與推尊而勿替顧公何遽得之於當世士大夫哉既而考公行誼知其殫心聖學懋著勳業非特以世俗之勢位爲榮是以獨能享大名於當世也後與公諸子遊見其秉禮蹈義聞得諸孺人內訓之力居多益嘆公刑于之化家門雍肅令哲繼起信有淵源是宜表而傳之者公諱應昌字亮之號雪圃先世太原人五世祖福自晉洪洞遷睢陽之河隄嶺因家焉福生鸞鸞生相相生希堯贈監察御史初娶張氏繼喬氏俱贈太孺人生三子長安民中殤次玠庠生又

次即公喬太孺人出公七歲而孤初就館舍輒沈潛穎異有聲稱柘人何公雙溪品隴人物有許邵月旦風心器重之以女字公復設帳延於家自是遂隸柘籍公方正緘默自成童時即手錄性理一編及宋儒諸語錄潛心探索雖步履言笑必周旋中規矩雙溪公每謂人曰學者德器未有若王子者他日位置當在聖賢列不徒以功名顯也天啓甲子領鄉薦筮仕交河原冊地畝缺三千頃勳戚紹璫及鄰邑豪右吞噬財賦壅蔽公奮起清察交人德之渠賊張二豹呼噏武強騷動一方公督

鄉勇悉行擒獲修書院暇則率諸生講論其中公殆欲
舉所學以示人故未嘗一日忘也癸未舉卓異值李寇
墮京城交河旋爲賊得公走恆南集豪傑起義恢復河
間獻縣交河東光甯津等五縣已乃退居山東之海豐
獨端坐一室雖家人弗能見也 國朝定鼎擢授御史
公銳意建白以開國規模當從遠大陳時政三疏重人
材薄賦稅省徭役皆次第舉行丙戌按浙江值 王師
東渡百姓驚恐九郡士大夫多疑畏不自安公請諸當
事勿妄殺一人復集諸紳士於葢山亭宣布 朝廷德

意從前橫戈事悉置不問由是得安堵如故公初服膺
姚江今得按部其地乃取傳習錄手疏刊刻成書聚諸
生闡明知行合一之旨浙人翕然向學悉公倡率之力
焉庚寅按恆南除元氏積蠹甦四郡郵傳重修崇正書
院遣使以書幣迎容城孫徵君鍾元來主教事公晚年
向道益篤值海隅清平方期盡展所學與徵君宣揚而
光大之不謂使未至而公病竟不起矣自後二十有六
年而何孺人歿孺人即雙溪公之女雪園公早失怙與
喬太孺人熒熒相依躬操井臼供姑甘旨率三十年如

一日也庚寅雪圍公卒於官人情不古家衆數危疑不安孺人經理措置人無得閒閭里稱其賢明夫淑女君子德以配德也雞鳴昧旦賢以相賢也公砥礪身心終日繩檢蓋其造就已深德力堅定宜銜命南北翊戴

天朝毅然爲斯民興大利除大害而儀型伉儷相得而益彰不亦事之所必然者歟余約其事而爲之表並系以銘銘曰昂昂嵩嶽千里逶迤毓粹含貞誕厥公公大道若縷企嚮路歧登堂窺奧砥柱委靡振聲臺閣伏蒲疇比建旄揚旌風動俗移恆嶽之南長江之湄功澤霽

沛尸祝無期典型在望微言在笥於萬斯年聲名昭茲
丙閣中書李公墓誌銘

劉謙吉 山陽人

康熙甲辰余與柘城李君蓼野同出遂甯歸安兩夫子
之門望其丰標聞其音吐雖傾蓋閒已知爲瑰瑋非常
士也氣誼之投我兩人有獨契焉厥後君仕山左誤撻
罹羅其中謠詠譎張者詭形殊狀徒生世道人心之懼
不獨爲區區同好一人興慨也迨余出守黔中君亦息
翼澗阿不相聞問者久之甲戌歲余膺簡命視學山
東君千里函書相慶慰方求命駕聿來清尊相向擊筑

墓誌銘

以和商聲盡洩其苑結無慘之夙憤然後徐資藻鏡以助我不及無何而冢君壞至厯得君狀哀請余爲銘嗚呼我兩人交誼情愔竟止於斯耶天實爲之無可如何獨是君之鴻才偉抱絕技奇情或至湮沒無聞於來世則後死者之責也銘君顧可辭哉按狀君姓李氏諱芳廣字元公蓼墅其別號也李氏之先世爲洪洞人明初遷柘卜居縣西之七里岡至君曾祖九疇公而始顯祖復振彬雅博通世以醇儒相目執經幃中稱弟子者甚衆往往脫穎去而公竟以諸生老識者已卜後之必大

矣父榮天啓丁卯舉人授四川順慶府推官母張氏君
生而韶穎童穉時經書過目皆能暗誦學爲文落筆即
有驚人語十四入膠庠時中原淪爲盜區君隨順慶公
避亂白下每侍坐名卿鉅公旁未嘗不爲君回盼嗟賞
儼諸古人 國朝定鼎言旋舊里君屢試輒冠其曹順
治戊子乃以第一人拔貢於 廷是歲凡與選者推恩

俱予優銓君且得邑授君念世業不過中人不足供順
慶公甘旨奉遂動捧檄之意少宗伯薛公所蘊順慶公
同年友也止之曰以子之才顧可榆枋是安耶君幡然

來歸益下幃課誦辛卯遂以禮記薦於鄉壬辰乙未再不第而順慶公奄然違養矣公患病至歿至葬君侍湯藥奉含殮卜宅兆無一不守乎禮而且神亡形留淚盡血續雖免喪既久偶言及順慶公不及待一日祿養輒涔涔然涕下承睚也乃謝賓客絕宴遊於宅內構精舍榜曰懸瞻坐臥其間不爐不扇凡七年而捷南宮廷試二甲第二例選推官以缺裁改知縣筮得山東之壽光壽爲縣土瘠而民悍宿逋既繁盜賊多有受事未久已憂勞致疾懇辭於上以求去巡撫趙公祥星布政使

施公天裔力援之曰壽光敗壞極矣非才莫得而理急
病讓彝賢者所志令慮掣其肘乎第展底蘊引繩批根
當不爾難也君不得已乃治事稽籍大都侵挪之在官
者四萬逋欠之在民者十萬且捕補之弊役法尤不均
君按畝攤輸高下無頗然後逐戶清覈逃亡及貧不能
自給者設法代輸姦頑不思奉公者準力序督而民逋
集且斂代償而未銷之空版對衆焚之曰毋遺吾民他
日累也前令以責逋羈是邑凡數輩多無生還望君惻
然傷之百方爲之抵補出脫往往得以歸骨故里而逋

在官者亦理於是七年之欠得以胥清考成二十餘案
盡銷矣乃設法以緝盜彰威以懾逃儲備以詰戎均力
以清役民嚮其利至今歌咏之其他畏民志而訟減實
講諭而俗化式隱孝而倫明縣已駸駸治矣例晉內閣
中書會舉博學鴻詞翰林院編修趙公煦特薦君君方
待試 京邸而含沙之禍機發矣人多爲君憂之君則
以命自信於畫地中日誦周易不輟無異黃次公薛敬
軒身在彙拘中也三年始脫弧遇雨得以散髮林下乃
日課子弟暇則琢句臨池數出遊吳越閩廣間以山水

歌吹陶泳性情老漸平淡一若忘其有未盡用之才與不能自白之隱也晚得頭風疾秋冬之際每不出戶庭惟與弟克廣相倡和時人比諸康樂惠連謂無讓云所著詩文半藏於家康熙甲戌十一月二十七日終於里第距崇禎己巳九月初五日得年六十有六娶劉氏子

三瑛丁巳科舉人祥符縣署教諭候補知縣即來乞銘者塏歲貢生候補內閣中書增郡增廣生女三孫男六孫女四嫁娶詳狀中余往聞君之覲閔凶也攬纓而起怪其何爲而然疑於將出劓不擇而割蓋批窾導虛之

未曾故遇物而不缺則折也及來東得之父老之口者
無異董洛陽元魯山之所爲而誠以運才仁以立幹則
萬萬非二公所能及讀其屋漏心血剴切悱惻未嘗不
爲之茹荼飲泣也乃悟古今忠而湛身仁而毀名以君
方之猶未足爲不幸獨恨懷才抱志陸沈 聖世重爲
公而忘私一往不顧其身者之戒所關甯細故哉後有
客自宋中來間叩以君之生平則曰吾知之蓼野生有
異質行如玉山照人多讀人所未見書搖筆而出葩藻
繽紛君既姿貌殊絕而才更超軼其氣不可羈御所遇

鮮有當其意者惟與沙隨王君爲惠施出或連轡吟必
合榻邑中老宿莫不退舍遠避然實孝友豈弟父亡事
祖母如父母亡事繼母如母養叔父能終其身愛季弟
不異其業高簡自束門無雜賓謙和遇物世少逆志至
於作爲文章詩歌不循途轍而舉合雅則其他溢情旁
行無不妙悟絕人而足資涵泳及解組以後咏投湘之
賦濡醉顛之墨伐山通道屐驚庸人引伎發聲淚灑朝
士一皆不可磨滅之氣迫之使然而卒不至哀激怨懟
齋咨涕洟以傷其天和此尤人之所難焉以余見聞與

狀相比誠有未及詳無溢詞也君信乎爲鴻博有用之
才不幸蹙於中道固可惜而晚歲斂其鏗剌其節弭壯
志於雕蟲紅豆間使之漸滅無餘尤可悲也爰爲楚些
用代銘焉撫事傷心兮回予腸酸風射眸兮淚浪浪鳴
呼奈何兮天茫茫紛紜回互兮道不可常何才而仆兮
何愚而昂以直爲柔兮目忠以狂繼繫麒麟兮樊筴鳳
凰驥告我以不復志千里兮乃縱舍兮使得齧飲於澗
岡有諸內者必形於外兮屈之乎暫者自久而彌彰後
有桓兮無憂知元倘遇賈兮甯弗弔湘俟千秋兮萬歲

掩吾淚兮銘君之藏

工部主事陳公墓誌銘

竇克勤 邑人

陳公卒於康熙二十八年之秋踰月予聞於京師哭之痛未幾予亦丁先太孺人艱回籍公嗣子樸相對泣不知所云數月嗣子持公狀乞誌且曰子知先君子行事最悉微子言無以信後予思公於里中屬先進予沐公教且久夫鄉先生沒而行弗彰後進者之責也况素經嘯拂者乎誌公墓所以不忘公也予何敢辭謹按狀公諱天清字如水世爲柘虎陳寨人自始祖傳至昇始居

城昇生詔是爲公之曾大父邑廩膳生有文名詔生善化善化生鉅鉅子二長即公也公生而穎異讀書成誦不忘甫就學塾師即器重之家貧無書借他人書披讀之一夜盡窺其秘置不再觀叩之豁如也爲文宗歸茅金陳諸先正不隨時步趨同學皆謝不及蓋胸有夙悟不關指授也相繼遭父母喪逐逐於亂離之秋康糝不充稼穡漁樵亦嘗爲之值強暴侵侮不與校益奮志讀書雖極困憊手不釋卷已而補博士弟子嘗曰吾之學從憂勤惕厲中來與世俗咕嗶不同也乙酉舉於鄉已

丑成進士出爲平鄉令甫蒞任見堂上懸惡人牌以問吏曰訟官吏得名耳公愀然曰官吏自有善惡若惡在官吏彼訟之彼則善矣惡之名顧安所得加後廉知其人性剛方不諧俗公更以練長委之其不隨人爲好惡如此邑素僻陋不知學公設義學二百餘所捐俸延師立課程以鼓勵之嘗進學者署中爲解經傳大義幼者親爲正句讀不三年絃誦之聲遍四野焉故令雖一邑而平恕廉明之聲聞於上下上官多信任之有鉅鹿楊姓獄順德守誤擬重律彼轉控上憲求白公再鞠按得

其情作而歎曰安有殺人以媚人者乎如所應得罪申請其人得不死守憲甚百方挫之終不回書天道神明四字於公堂曰吾惟奉此而已他不顧也守見志不可奪轉嘉其識操曰陳令公正人也每事必曰問陳令且令諸子敬禮焉平與邢地密邇自明天啓間羣盜聚邢西山且數十年我朝定鼎餘氛散居四境家干矛而市劫掠平爲尤甚公憐之曰彼亦人耳何遽至此不過迫於饑寒失於教訓耳乃撫摩之約改行宥罪三年彼見公寬恕以爲易與卒不悛公奮然曰此真亡命吾不

能生之矣遂設奇方便自來就獲比成禽人未之知也
由是四境安堵皆歎公神謀平地卑溼襟漳帶滏每夏
秋患漂流往往因水致爭四鄰騷動公築隄濬渠便民
因以其情形陳於上區勢畫地上台來閱河道者始知
公盡心於民彼訟皆妄也令公便宜行事民不可罹水
害公歷任八年興利除害無弗殫心嘗曰大事令化小
事小事令化無事吾作令可自信者惟此然而錫民福
者未易更僕數也比報最得內擢父老遮道號泣赴上
憲請留不可乃日候於館門會後令至逞其欲弗得遂

罪士民之候公者以是人不致至館三月餘後令見公
囊橐蕭然意乃解公赴都時人畏後令不敢出送潛集
境外以待公公至老穉環輿搶呼擁弗得行至有擔負
及京師始返者先是邑人欲立石紀政公禁之及去後
人不能忘勒績於石建祠肖像歲時展拜公入都補工
部都水司主事未幾奉 命督理兩窰舊例概爲屏絕
歲省行戶廩給數萬兩己亥奉 命提督河南漕務往
時運河兩岸奸民穿穴盜水名涵洞者每歲一洞私輸
五十金計南河所轄二百餘處歲可得萬餘金又石麻

木料等舊日購買者悉出豪強手分司實侵其半公至
悉爲罷輟辛丑工部估計河工銀四百兩總河有故舊
者欲取萬金云有麻可償價直公不應忤彼意譖言四
集自此始不安其位矣以才力不及降調癸卯補光祿
寺署正甲辰告病歸辛亥復補慮度支虛浮欲減其數
扼於上官弗能爲因鬱鬱有歸志癸丑京察復降調聞
命欣然就道歸里門日與故舊聚處託興於酒醉後遇
不平事輒義形於色直其枉以此人或有怨公者公弗
計也曰彼怨而直存吾何惜焉有以貧告者必分饗殮

以濟之雖匱乏無所恤公塾師歿殮葬塋田之資悉以
給之其孫幼無所依爲制產終身賴焉閒居最喜論文
里中後學來請益者獎藉多方文字必繩以大家矩範
禁勦襲雷同故服膺公教者文皆有格律不爲濫習以
悅時北城舊有朱襄氏祠擴其宇旁置圃田數畝構書
齋課子讀書其中手植榆榴千株興至而歌觸處悟時
行物生之妙而他人不知也有時乘車適郊雜老農穉
子中油油然與偕不忍去人以爲混跡市廛不知公視
天下事若轉轆轤別人品判若黑白其託跡於外固有

感於中而然也家居二十年黜華尚樸衣服乘輿無異
寒素至解難救急則慨然爲之不少吝嘗買二婢服役
後訪其家還之其隱德及人類如此及邁疾以安命勤
學誠其子令其於天理人情王法三者爲兢兢手書一
聯皆臨深履薄意此可見晚年造詣無非實踐境界矣

既歿里人德之無論識與不識皆泣然流涕著有家訓
三卷天官紀略北曲六種四書家訓詩經家訓詩文全
集行世享年七十有五元配席孺人早卒繼配張孺人
先公卒公在官凡減罪輕刑活人命敷德澤者孺人內

助之力居多今啓其殯同席孺人合窆於祖塋之阡子
樸廩生女六孫嵩萊女孫三爲之銘曰柘溝之側朱囊
之旁有偉人馬肇邦家光雖際迤邐於何不臧達人順
命鴻漸翱翔千古抗志百代垂芳瓜瓞縣縣河流湯湯

銘茲兆域以誌永昌

路綸
採補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竇公墓誌銘

湯右曾

仁和
人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又三月二十五日檢討靜庵竇公
卒於里第冬十一月十二日諸孤將卜葬於邑東三里

許之新阡先期持行狀乞銘於予予與公同舉進士又
同爲史官共晨夕者有年稔知公學術淵源於考亭其
於金谿姚江之學辨析必求至當不强爲附和之詞也
丁亥予校士睢陽經朱襄故墟遊朱陽書院見門下士
濟濟雍雍被公指授制行讀書咸有法度益信繼往開
來之功不在紫陽下一旦長逝畫馬傷懷蓋未嘗不太
息於斯文矣按狀公諱克勤字敏修號靜庵一號艮齋
又號遯齋其先晉之沁水人自五世祖兌川公遷河南
之柘城遂家焉曾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大父筠峯公

值明季異學遙起併肩斯道再傳至封庶常道康公是爲公之父恪守家訓竇氏理學之傳於茲益著以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六日生公幼穎異五歲受四子書能解句讀八歲受易學爲文輒得驚人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於鄉益肆力經史讀書外無他嗜也一日讀大學章句序恍然悟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於大學一書沈潛反覆五閱月不能釋手自是奮志聖賢屏棄舉子業定學規輯家規立日錄以自省一言一動必以誠意爲兢兢時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公以所學印

可道義切劘爲忘年交就試南宮與湯潛庵先生講學
燕臺潛庵先生以師席不整勸就教職公偕天下貢士
廷試名列第一丙寅授泌陽教諭抵任具詳上官大修
夫子廟宮牆爲之改觀課士倣考亭白鹿洞規使學者
知所淬礪分五社而署以仁義禮智信擇學行足式者
爲之長糾察社衆以申獎懲又設童子會萃邑中俊秀
十五以上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讀孝經小學三日一
會溫經習儀講說義理以提撕之暇乃輯理學正宗自
濂洛關閩以及懷孟河津諸儒之原本孔孟者示崇正

以黜邪也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迎養道康公
李太孺人於京邸色養不減童孺時未幾太孺人疾作
公爲文偕王孺人禱天求代會病劇不起公哀毀骨立
居廬奉諱經畫墨食一遵古制無有遺憾讀禮之暇建
朱陽書院於邑東門外來學者日益衆公躬親督課講
學會文踵泌陽之法而行之與從游諸子日相研究者
孔門仁孝之旨主敬存誠之功窮理力行希聖希天之
實事一時朱陽之盛媲美嵩陽甲戌散館授檢討侍直
南書房時道康公思歸切公請假旋里教授生徒徒

朱陽書院雖盛暑祁寒無倦容己卯復入京師庚辰會
試公與分校語同事者曰顧俊大典安得苟且塞責以
辜

聖明委任平日銜盃酒接慇懃交情非不可念然甯負
友朋不敢欺君上也文場珥珥之士舌端非不可懼然
甯蒙謗譏不敢不畏簡書也至若利錢帛徇虛聲庇少
年抑耆宿種種弊習有一於此天地鑒臨鬼神昭察殄
我子孫永絕先祀作誓文焚告諸公益嚴敬之比撒棘
得士二十一人皆海內名宿至未經薦拔者亦嘆羨感

愧執經盡弟子禮先是不知公者妄爲暮夜之求危其辭脅以權勢公曰吾行吾直道爾禍福何容心焉至是亦心折無異辭煩經

御試

溫語褒嘉

上命詞臣書字公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公名久達

宸聰加俸金

賜御書將駿駿大用而公移疾假歸矣歸田以來杜

卻掃誦法先王遇後進諄諄勸誘教思無窮量能容不
喜道人過至忠孝大節有關綱常名教者則旁引曲證
語蟬聯不能休處桑梓間溫厚和平鮮倨容厲辭而心
切鄉黨惕懷民瘼若軍需之浩繁力止科斂柳夫之協
濟曲解倒懸至今邑人德之年纔服官政而屏跡岩壑
自淑淑人所著若四書闡義事親庸言諸集具能溯流
窮源爲經傳羽翼公之有關世道人心詎不偉歟嗟乎
正學不明高者淪於虛寂卑者溺於辭章公崛起中原
爲一代名儒立德立言直與伊洛諸子並垂不朽今春

大梁晤語每及興學造士事公毅然爲已任予方謂君子之樂良友可以無憾竊幸朱陽一席人文蔚興予俟兩河歲事後亦得共勩盛舉孰知竟以此永訣耶公年五十有六配王氏封孺人男三長容端增廣生前卒次容莊廩膳生次容邃康熙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孫四糾縟纘紆孫女三爰爲之銘曰峩峩儒宗代有其人是紹是繼泓灑之瀆震越鏗鎬厥聲以振卓立游夏有炳其文蔚爲國華如絲如綸

天子曰嘻時維多聞循陔三省養隆於親一經之貽以

昌子孫公與道奧實體厥身豈惟體之更傳其薪講堂
禮器弟子泂泂流風餘澤可采而詢銘諸幽宮俾垂不
泯

宜君令魏君墓誌銘

田叔度

邑人

君姓魏氏其先鄭州人明初有諱二公者以偏裨隸開
平王常遇春麾下與元兵戰山西鶴兒嶺有奇功陞錦
衣衛指揮使世襲始居柘城西又數年歸老鄭州留少
子源居柘襲職柘城魏氏之盛自此始也曾大父報國
三科武舉妣徐氏大父志稷縣學生妣范氏父時振字

振之縣學生前禮部尙書鄭三俊守郡時所賞拔士也
尙書號知人其所取士率不過數年皆連翩取科第至
大官而公負經濟大略顧獨好武事值流寇之亂常以
單騎衝賊陣所向皆靡爲守城數有功當事者上其狀
陞國子生授項城縣教諭公到官不十日輒棄去閉戶
隱居所以教君兄弟者有法年七十餘卒妣朱氏君諱
琬字次玉號德璋早歲舉王子鄉貢而兄玳亦前舉甲
午鄉貢兄弟并上春官人皆羨之然君於時文尤工爲
名流所矜尙如江南張公選李朝俊先後稱君之女至

不容口謂他日必得大魁天下也君少好楷法學歐陽
率更得其大意久之更爲行草愛蘇子瞻醉翁亭記臨
摹無虛日余常見其醉中所書卷帖強半無墨而意態
甚備可謂有意乎古之人者也其行草中所署玉華吏
隱者君一爲宜君令有惠政閱三月而歸宜君有玉華
山又有玉華宮遺趾故以自號云蓋自錦衣公父子以
武功起家其舅畧爲一時所懾服傳數世而武舉公繼
其美武舉公之次子志夔又武舉也志夔即君之叔祖
迨項城公彬彬向於學矣然其曠自據矛思得一當猶

有始祖之餘風不謂君折節讀書刻意文墨乃遂如此君天性孝友與人交不設城府而獨嗜飲醕酒縣大夫史侯敬禮君將爲君謀所以置酒者君不屑也君既以文雅見重於世而又清介無他營其卒也不以年人尤痛惜焉君生於順治甲申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康熙辛卯年十二月初五日得年六十有八配張氏子男一人宏重縣學廩生配王氏諸生劉丕昌監生羅祖錄其壻也孫男四人金石縣學增生次金超金紫金城孫女三人曾孫一羽林婚配皆名族歲壬辰十二月初五日

君之卒一週矣宏重將以其月十二日耐君于項城公
之兆先期述君之行事爲一卷又出其舊譜一卷使余
誌而銘之余素不識君其何以銘君然所常聞之生平
於他人者猶宏重之言也故得以考論其世而爲之銘
銘曰桓桓先烈當時所貴君生太平其道則異君有高
文湯許之儷行草洋洋亦重於世嗟爾後賢勿忘勿替
我爲斯銘庶幾不愧

五經孝廉一齋竇君墓誌銘

湯豫誠

嗚呼此朱陽五經孝廉竇君淑子之墓君余之好友也

負異資篤行誼雅有通儒才乃抑鬱不得志年不及五十而卒困以歿識與不識咸爲咨嗟而余也歛歔故舊尤切今昔之感焉按君姓竇氏諱容莊字淑子號一齋先世蓋晉之沁水人自其六世祖兌川公遷豫遂家於柘靜菴太史朱陽竇先生之仲子封庶常道康公之孫而明儒筠峯先生之曾孫也累世學有淵源得濂洛正派至太史公倡道朱陽尤以理學冠當世君生有道家幼承庭訓年十三蜚聲藝苑頭角崢嶸識者已卜竇氏之有子矣厥後潛心性命學探索五經性理儒先奧旨

奮然以聖賢爲必可爲食廩餼二十餘年雖屢厄棘闈未嘗繫得失念而砥行考業惟惕惕以隕其家聲是懼康熙癸巳

萬壽科始以五經儁士林多憾其晚時年已三十有五矣四上公車不見收視功名富貴愈澹而學益粹憶余庚子謁選都門與君及睢州蔣君无妄泰共晨夕蕭寺中最久見君行彌飭辭受取予介持不苟不減少時而言言經濟視曩者更裕如咸仰其才品而惜其困頓君坦懷自如絕無幾微見顏色同人愈服其養而敬其守

无妄以君才高學成年愈壯弗得志欲他稱貸三千金
爲謀一官以試其猷爲君却之曰嘻此胡爲者君孤子
竄此吾顧以債累君乎且爾我至戚好友義弗忍君熒
熒甯爲利來耶況士各有志此胡爲者遂相與揮涕久
之時人兩高焉蓋君以无妄事來燕不欲因之以爲利
也此余所耳而目者也他則可知矣其生平爲學循循
於日用倫常中實致其敦篤肫摯之情孝於親而友於
弟讓第宅却田園甘貧守道撫伯兄嗣及張氏甥而翼
之有成其報師恩也既助其葬而復庇其子鉅鹿侯芭

之義又何以加焉他如卹孤孀而扶困危族戚依賴者復甚夥也至國計民生尤其所講貫而熟悉者矣柘舊城圯於故明嘉靖時邑侯姜公壽驚其基於民以修新城舊基屬民幾二百年矣康熙辛丑有以侵城堙誣民者君詳考文獻直其事寢而民以安他如鬪鷄下寶

羣居酗酒歌呼以及婚喪禮儀名分倒置情文失宜者往往極言危論以救其失最後創立社倉未竟而歿士論惜之君素留心民膜罔不各有成畫而社倉則一準考亭夫子法參之沈龍江呂新吾楊東明諸先正書而

酌以時宜萃爲社倉議一冊而未及設施會

聖天子特沛恩膏

詔諭民間立社倉君感激涕零應檄肩其事扶病走勸
論親督其唱籌會計心力並瘁曾弗少告勞不數月而
困鹿山坻屹然爲中州巨觀益信坐可言起可行非徒
高談康濟無補實用爲也嗚呼士生斯世窮達者命而
志意所期往往造物不能奪其權况浸淫於詩書禮義
之教其經綸敷施必有從容而裕如者使君早得志行
其所學不啻如此其與古之銘旂常列鼎鐘者當必有

合惜乎其未竟厥施也能不爲蒼生浩歎哉雖然竇氏
理學之傳從茲流衍未艾矣君生於康熙十八年己未
十二月十一日子時卒於雍正二年甲辰十二月二十
六日寅時享年四十有六以雍正三年乙巳十一月初
八日從葬於邑東太史公靜庵先生之兆娶蔣氏男子
二人綽續女子二人長適劉憲魯次幼未字君於太史
公著述未竟者悉補成全書亦其孝也其生平自課經
書制義及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君善臨池得二王顏
柳法方嚴整秀正如其人其他藝能種種又其才之波

及者予與聞子容遠爲同年友交最深且居嘗私淑靜
庵太史之學而未逮也今年夏聞子狀其兄之行以書
走德安索予銘予維誼屬通家而知淑子又悉義弗可
辭也淑子美不勝書謹撮其大者而排纂之下俯仰今
昔興懷賢士不勝搯扼太息有無窮之慨焉銘曰燕山
聳峙激浦清澄理學淵源朱陽一燈君際厥家似續克
承博雅通達惠義歡騰胡不逢時翮奮霄凌浩其永歸
生順歿甯緬茲懿徽斯石是徵

路振河
採補

直隸忻州知州樗村寶公墓誌銘

王

紱

延津人

公姓竇容遂其諱聞子其字樛村其自號也先世居沁水之竇莊宋仁宗朝贈左屯衛大將軍諱璘者公始祖也自兌川公諱聯芳者遷居柘城越世滋大至明邑廩生諱如珠倡明正學世所稱筠峯先生者公曾王父也邑庠生封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一次鄉飲大賓諱大任者公王父也康熙戊辰科進士翰林院檢討諱克勤世所稱靜庵先生者公父也公中康熙壬午副車舉乙酉鄉薦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兵部職方司觀政改授四川新甯縣知縣考滿薦卓異陞山西應州知州復以大學

士海甯陳公保薦陞山西直隸忻州知州此公所歷之
官也其在職方高安朱相國時爲大司馬極見推許桐
城方望溪先生嘗以文章道義相交稱莫逆蜀之新甯
古岩渠地處西徼裁廢既久百務凋敝且四年中七易
令長涖茲土者視若傳舍莫可施爲公下車爲文誓神
曰令有不明惟神啓之令有不公惟神殛之一時利興
弊絕號稱極治政餘修邑乘葺學宮創建岩渠書院置
經書立條規進邑中子弟而教之立品制行卓然有所
興起人比之文翁之化蜀邑民周公騰女被張公拔冒

婚扛搶前令立斃周公騰於三木太守某陰爲護持獄
幾寢公力請昭雪某令卒以濫刑敗有假制府差官者
招搖耳目公立縛其人治盡法制府黃公嘗語人曰若
賢令者可謂不畏強禦矣距城西北三十里爲桑乾河
所經流沙遷徙用阻方舟公相度形勢於白塘子建石
橋綿亙三十餘丈小石口山水陡發公築壩於三里河
民賴以安乙丑秋忻境及屬之定襄旱魃爲虐公經營
賑恤不遑寢食丙寅夏五月不雨公爲文禱神立應郡
人士豎碑於城隍廟側紀其事是冬

聖駕幸五臺忻郡當孔道大差絡繹復承辦什物局事宜公經緯井井咄嗟立辦民不知擾撫軍阿公倚以爲重方列薦剡而公遽移疾歸此公歷官之大凡也公少秉庭訓究心實學爲彭無山鄭珠江兩先生所器重與仲兄孝廉一齋公擅元季之目方大史公講學朱陽從遊者不下數百人公與共相討論無不各有所啓發太史公家故貧生平著述等身多未授梓公午夜編校千金之工三年克竣屢奉部檄需次選人時公母王太孺人春秋高依依膝下不忍暫離當事數以人才薦卒辭

不赴往省沁水祖墓倡修宗祠凡所爲闕衍先德佑啓
後人者事靡不舉公侍太史公早聞大道繼主朱陽講
席者幾四十年其學以誠敬爲宗以日用倫常爲實際
澄心危坐衣冠肅然朝夕潛玩儒先諸書體認獨真接
引後進尤亶亶不倦待親族故舊恩意肫篤爲之經營
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見人家庭乖違必緩譬曲喻歸於
道而後已平生清操自勵致政後囊橐蕭索怡然自適
念朱陽書院爲太史公成已成物之地築約守精舍以
承先志遠近來學者日益衆而公陡中痰疾病中猶纂

註四書闡義未及成書遂卒此公居家之大凡也所著有孝經管窺易卦箴二思編經學省身編敬義堂文集詩集公生於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一紆乾隆庚午舉人候選知縣公卒之明年冬卜葬於邑東太史公塋兆之次其配陳余兩宜人耐其孤紆捧所繕狀造門泣請爲志余惟先王父文林公與公仲兄一齋公癸巳同舉講年好紆復與紆同舉於鄉由庶常公而下講通門之好五世矣况以公之名德尤爲紆所敬事幸得

受文字之役其何敢辭銘曰有仕宦至卿相而無所成
其名以終身守郡邑而名遂成吁嗟乎先生醅儒循吏
惟敬與誠是續是似庶不墜太史公之家聲

以上舊志

墓表

明

萊州府同知張公墓表

侯

恂

商邱人

公諱鴻猷字翊隆天啓辛酉科舉人崇禎辛未授滄州知州嗣調灤州知州陞萊州府同知卒於官公少有大志早負文名爲人坦率豁達寬洪忠信初滄州地多荒蕪公以俸金貸貧民墾地五百餘頃有張氏爭產事累訟十數年不休公蒞事始集諸父老從公審處毫無偏向二家共稅服約餽金二千兩公嚴卻之兩臺檄勘天

津衛水災公各據實申請比年得蒙蠲卹活數千戶口
滄州舊例每人丁徵銀二錢公力請諸當事每丁額徵
銀三分垂爲永例歲省民數千金滄州民至今尸而祝
之曰猶望張公也

國朝

竇筠峯先生墓表

李來章

襄城人

當有明天啓崇禎之朝竇公帝珍講學於朱襄氏之墟
學者蓋稱爲筠峯先生云當是時正學不明大道湮塞
學者多爲異說所惑務事詭僻以釣聲譽而先生獨以

程朱爲宗屹不少變越五十餘年同邑門人張倫王永振傳其語錄文孫太史靜庵先生本其夙志建朱陽書院於城東門外襄城後學李來章不及遊先生之門然私淑最久於是表其墓曰先生諱如珠字帝珍世爲柘城人稱筠峯先生者從學者之意也先生早失恃事繼母李太孺人最孝左右就養先意承志無不得其歡心待異母弟痛癢關切友愛篤至母嘗指先生謂所親曰如此子者晨昏定省依依膝下乃真吾所生也一日母瘍發於背憊甚先生哭禱於神願以身代積數旬惟日

一飲水一啜粗糲人弗能堪已而母瘳業醫者言此非藥石力也殆孝感所致云先生幼岐嶷卓犖不凡弱冠學使者拔以爲學宮弟子員餼於庠會寇氛日熾國事日非先生遂絕意仕進屏居田間課授生徒一時從遊者甚衆先生以程朱之書守爲學要尤以禮自持衣冠必整步趨必嚴不以顛沛流離稍失容節嘗衣短衣操農器遇門弟子於隴畝猶備周旋進反之儀居家與其配姚孺人相敬如賓子弟甫三歲卽教習幼儀出入必拜鄉人登其堂無不嘆息以爲無異太和世界也當流

寇破柘城人苦饑至相食先生收卹族衆分穀食之不
以升合自私嘗曰推吾志將胥桑梓而飽之顧限於力
弗能徧若茲累累者皆吾祖考之血嗣也忍使轉徙流
亡填溝壑乎先生平居謙退自下與人言訥訥如不能
出口有侵其田宅者不與較曰是非曲直在天與人吾
理勝又何爭也至於利濟人物則日夜孜孜惟恐不及
迄今邑人蒙其澤者多尸而祝之曰生我者父母活我
於困厄者筠峯先生也先生享年四十僅得中壽又爲
諸生以韋布終老人多惜其志之弗克竟也然夷考先

生之生平持身以禮存心以仁孝行格於神明學術繼
乎洛閩固古所稱躬行君子者也而文孫靜庵先生承
先生之志夙以擔荷吾道爲己任今又讀中秘書翱翔
乎日月之傍先生之學不自此而益大彰顯於世也哉
予忝靜庵先生末交十年以來無日不以身心性命之
學交相砥礪今因表先生之墓景仰高風益徘徊興感
不能自己後之君子豈遂與予心異耶

中憲大夫邢公墓表

田蘭芳

睢州人

吾師邢先生於順治庚寅服官懷來地居邊塞土荒人

稀先生爲政未久募衆墾闢具有成效上官察先生有治地才故奏奪江南新命留之興屯雲中先生毅然力任而無難色雲代地近倚北土著絕少田復沙磧苦寒不便樹藝且經明末撤衛卒內捍羣盜田益不治中更姜逆之亂屠割愈慘荆榛彌望終日行不見人烟誰肯服勤是中以虛擲心力先生招徠有方安輯得宜爲之葺廬舍爲之分區域什伍其人分俵其牛種儲粟布以裕其衣食通商賈以具夫什器示以完室家洽親鄰厚生養興恩讓之利告以無奪永業遽催科相戕賊相忿

爭之害故人至如歸鼓舞爭先不二載草萊悉成上腴
烟火千里如內地焉於是塞下之積貯既富因守望蒐
狩以寓訓練復無不可用之民隱然爲一方保障

大兵南下得以一月三捷無有拊背之虞者恃有所資
以爲捍禦備故長往而無阻也未久先生移楚憲使先
生久任是職益展其蘊屯事當大成屯丁當精練一馬
不敢南牧甌脫雖百萬之食不勞轉輸是後阿醜送死
漠北至動 六飛往討輓粟之役幾半天下始追思先
生之功而惜其用之未終焉嗚呼誠可惜也先生姓邢

氏諱以忠字居一號石齋柘城人生而溫秀威儀翩翩
人望之自然生長也飲酒窮日夜容止始終弗渝勤於
學問寒暑不暫輟順治戊子以諸生第一人貢大學庚
寅授保定府懷來衛通判治軍恤民各得其理巡按御
史薛公總制宣大都御史佟公交薦之遷江甯府同知
佟公復念當今邊屯虛弱利在興復得人非刑別駕無
足任者更加保留晉秩少參俾理雲中屯政先生感上
之知盡心經畫未幾塞下之粟多農丁胥嫺戰守當事
者檄攝左衛兵備先生益求古練兵足餉之方欲寓兵

於農爲 國家經遠計乃以清理鹽驛改副楚臬甫抵
任遽以左衛失收芻餉鑄秩左衛征限期在秋後先生
實以春末授代李代桃僵甯無主是獄者於是楚之大
吏咸爲不平合疏訟之事白而先生逝矣先生性至孝
嘗視母色爲進退初之奉檄以及終求自直皆以務悅
親志而蟬蛻軒冕其本懷也或疑先生特長農田不知
先生用無不宜當其攝兵憲日奉

命清查三邊虛伍時蔚州尤屬籍存卒亡先生廉得其
實馳至州參將高永義方田於外先生入據幕府取其

帳簿勾考之盡得其弊永義大繼請以三千金爲壽却弗視治之益急要人尺書旁午爲之緩頰終莫聽率論如法即此可以徵先生之才隨用皆效蘭之所以獨於屯政致詳者特明先生所志之大而未竟爲千古用才不盡者致憾且歎追尋由繹稱道而顯揚之以並垂於來世終已不見其人也先生年僅五十有一子嶸邑庠生早歿孫洛相孟相學行見重庠序間方將向用於時以終先生之畝云

工部左侍郎楊園李公墓表

湯右曾

仁和

康熙五十八年九月戊子工部左侍郎柘城李公以疾
終於家遺疏上

天子悼惜而一時公卿大夫無不咨嗟悲嘆其門人與
後進之士相率爲位以哭嗚呼公少壯登朝五十餘年
恬於榮進中間家居者半顧天下知與不知聞公名僉
曰此正人君子人人無異詞蓋道德可依歸丰采可敬
愛初不以大官顯仕爲重也公既歿之踰年其孤孫孝
廉曾蕃以書來乞爲文以表其墓右曾其奚敢辭公諱
元振字貞孟先爲山西洪洞人高祖一峯始徙居柘曾

祖萬箱祖本安考霖雨三世以公貴俱誥贈如公官曾
祖母朱氏祖母孫氏贈一品夫人母朱氏封一品太夫
人公少穎悟七歲入家塾誦孝經小學章句能解大義
十四補邑庠生讀書城東別墅賦詩有俯視羣邱之句
驚其長老云子他日立身成名亦是順治十七年舉

於鄉十八年成進士康熙三年 殿試第二人及第授

宏文院編修踰年請假歸因南游金陵徧覽吳會江山
之勝所至賢士大夫莫不握手定交返至濠梁存問故
舊郵備至濠梁公祖母孫太夫人母家公兒時從贈

公避地處相與俯仰今昔流連歡飲累日夕乃去尋補原官充康熙八年順天鄉試正考官所收皆才雋宿學之士時稱得人十年改翰林院編修陞右春坊右贊善轉左贊善丁贈公憂服除補原官充日講起居注官尋陞翰林侍講侍讀纂修

太祖實錄又充康熙二十三年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尋陞國子監祭酒公入太學以端粹懿醜倡導弟子講貫經籍俾達奧義文章益進於古六館之士烝烝咸有師法明年春

上召翰林院詹事府諸臣入試 保和殿舊制翰林出
在國子監皆不與試公循例未與試忌者遂議公奪級
補大理寺寺正越八日陞鴻臚寺少卿二十日陞光祿
寺少卿又十五日陞通政使司右參議不兩月凡三遷
於是乃益知

上知公之深也二十六年陞奉天府府丞二十七年陞
通政使司右通政時

上以亢旱 詔羣臣直言得失咸以時政無缺對公獨
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雨澤降今

至尊仁聖惠愛焦勞萬民乃內而部院外而督撫諸臣不能體國奉公是天氣降而地氣不升也旱魃爲虐職此之由宜痛浚改以應 詔旨衆論遵之二十九年陞

太僕寺卿三十年越次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方大計有屬員被劾訐其上官公上疏請考察督撫飭大權以正人心大略言督撫賢則郡邑服廉隅飭斯吏治興嗣後計冊報部令各自陳以明黜陟累數百言切中時弊三十一年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部務紛厯叢沓前官譴去四司無專員事多廢閣簿書久不勾會考

校吏得因緣爲奸公至與同官悉心釐剔不數月部牘一清公既潔廉自持又寬厚中精審明察人莫能欺三十二年

上以大同右衛地險要設重鎮建廨舍營房一萬八千餘區命公領其役邊塞土瘠民貧物料俱倚辦數百里外公度材木算備僦陶瓴甃築垣墉躬自檢閱踰年報竣既堅既完較舊估省大農金三十萬兩由是

上益知公廉能加器重焉三十六年丁朱太夫人憂服除復補工部右侍郎管左侍郎事凡朝廷大典禮大政

事公於僚友閒虛公商推人皆倚重時內外員缺

上嚮用九卿多令廷推公在班行常默然無言人問之
公曰

上日月之明何所不燭今下詢廷臣人實不易知非有
灼見樹私恩廢公議吾不敢也人以爲名言及兩河浮
冒帑銀事發覺株連蔓引罕得免者公毫髮無所私遂
得脫然坐不先劾奏議落職

上稔知公無他特令留任旋命查勘天津河工回奏
上曰朕遣人多矣未有明白無隱若此者嘉歎久之四

十六年公年已七十乃疏請乞身

上知公意不可回 俞旨以原官致仕公中朝者碩
予告而歸都亭張飲人皆太息謂古人無以過遭逢

聖明進退出處之際得以完節全其令名蓋士大夫之
所難也右曾自爲國子生辱公文字之知顧待至厚越

二年舉京兆試出濟南朱公之門朱公又公所得士以

此於公益親每風雨明晦下直燕閒未嘗不追從函丈

商較古今覆量物理談笑論議終夕不倦恆有家人子

弟所未及周知者中州士大夫好講學公常曰學顧力

行何如耳口耳誦習非心得無益也性至孝居太夫人
喪年踰六十積毀消瘠幾至滅性於昆弟友愛無間朋
友交必忠信族黨親婭遇之皆有恩每德施於人人恆
不知邑嘗被水災與邑令共捐金平糶全活甚衆又請
巡撫疏奏柘小學得升中學邑士賴之居常節約無靡
麗玩好之物皮書簾閣終日研索嗜學老益不休嘗曰
吾生平不干進不苟得不飭僞以釣名不挾詐以御物
如是而已昔司馬溫公退居於洛凡十五年陝洛閒皆
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范

蜀公致仕後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而
當時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景仁焉公於此殆可不
愧公歸之歲右曾方視學河南自汝甯之歸德道出柘
城謁公里第相見問無恙外輒及八郡人材多寡文字
進退因具道家居後優游養志與故人子弟晨夕聚處
談讌之樂無一語及其私後十二年乃歿享年八十三
公當 國家重熙累洽太平景運以龐洪醇厚之德與
時際會被

上卷遇前後

天章宸翰琅函寶硯白金文綺冠衣珍

果 恩賜稠疊康甯壽考迄於考終過其墓者雖老成
典型風流歎絕而高山仰止如睹其休光沐其教澤則
公之所以不朽者固永留於天壤間矣墓在邑東南二
里許葬以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壬申其子孫名次列
在誌銘者不具

嘉定府知府竇公墓表

沈德潛

長洲人

士君子學爲經師仕爲循吏斯無愧聖人之徒潛座主
少司農留公粹然儒者甲午京闈出葵林竇公門下每
喜述竇公學術治狀潛心儀之今

上龍飛二十有五年秋進士縉持少司農手著志銘來
迄文墓道之石敢忘先河後海之義不以償疇昔嚮慕
之私公諱容恂字介子葵林其號先世自山西沁水遷
居柘城曾祖諱如珠倡明正學稱筠峯先生祖諱大任
封翰林院庶吉士考諱克恭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
主事公少承筠峯家訓尋濂洛之旨追長識登封耿逸
菴莆田彭無山兩先生教以經世大業不在語言文字
閒因致力於明體達用之學壬午登賢書丙戌成進士
初授丙閣中書陞工部虞衡司主事遷都水司員外郎

督理告道監督京倉兼管錢法屏絕苞苴不避權要同
考順天所得皆知名耆宿出知山西汾州府首劾介休
令某貪墨狀僚屬股栗興復卜山書院修汾陽學宮葺
狄武襄祠墓平心聽獄不加鞭挾而情自得調任江南
徽州府紫陽書院歲久頽廢公增築齋舍集六邑諸生
講學仿白鹿洞遺規爲條約曰居朱子之地不可不究
朱子之學時詣講堂闡明格致誠正精義士風丕變徽
俗多淫祀奸民王禹成葉村民婦方氏倡邪說科斂公
寘之法淫祀衰息邑紳湖廣監司某倚大吏勢奪江氏

墳大吏直某公親勘遷江用是忤大吏落職公所至先
教化而後刑罰平日煦煦如恐傷人至辨曲直定是非
患在前屹不爲動今

皇上御極起補嘉定府西蜀地處邊陲閩粵湖陝流民
雜居喜爭好訟輒釀事端較汾州徽州爲難治公惠威
並用爭訟頓絕囹圄幾空值大兵出征瞻對輓運糧石
軍書旁午公經畫調遣不以累民奏捷凱旋而民不知
有役築石壩河渠衛三臺射洪中江蓬溪山水陡漲詳
豁不耕民田六十八頃疏濬樂山石門場湮廢溝渠引

水達夾江界灌田數百頃俾成沃壤凡所舉廢多於治
汾治徼時潛嘗謂士君子貴體用兼備乃工吏治者鉤
距表智操切矜能尙儒術者拘固而鮮變通因循而乏
施設公以廉潔律身以正直事上以慈愛綏衆以嚴毅
懾奸引民養恬衣食滋殖非素具明體達用之學而能
然乎居家孝友醕篤虞衡公歿事大父庶常公如父事
母梁太恭人先意承志歷官中外板輿迎養問寢視膳
與弟怡齋無爾我分闔門之行又如此公元配完恭人
副室臧孺人舉丈夫子五緡授職州同緡辛酉科舉人

桐歲貢生絳癸酉科舉人來乞文者繼以丙子科舉人
今庚辰成進士出爲怡齋公後公先於丙寅夏引年乞
休嘉定士民扶攜老幼奔走泣送者數十里不絕優游
田里課曾孫十有七人咸克成立族黨化之爲鄉祭酒
又十有二年距八十誕辰僅九旬而卒實乾隆丁丑三
月三日也鄰巷停舂親知聚哭咨嗟悼惜於典型之失
者遠邇無間嗚呼此可以強致者乎所謂聖人之徒公
其庶幾潛不敏幸無慙德於有道之碑

以上舊志

廣東道監察御史高公玠墓表

侯元標商邱人

維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監察御史柘城高公卒鳴

呼哀哉公以天挺之才拔起單寒弱冠舉進士官京師

名聲震一時及遷柏臺未幾則遠去塞外伴韎韜之隊

於忒斯絕域間晚而蒙 恩賜環同時被譴出塞者死

亡略盡公竟生入玉門實爲古今罕事非天所以佑忠

義耶夫士患不遇幸而擢居言路又多持祿固位噤舌

不敢出一言公之諫疏不啻朝陽鳴鳳大節挺挺洵足

光史冊而垂無窮可謂不負所學矣歸田之後又十餘

年優游山墅歸然獨存學者望之以爲山斗乃不憚遺

一老梁摧哲萎後生靡憲夫前典所垂歿有可紀則誅
之注諸疏旌公私無拘焉小子夙附通門謬荷殊常之
盼不揆蒙固敢闡幽光其辭曰惜哉我公體含元精崇
嶽峩峩降茲神靈帝憫羣蒙悵悵無己乃啓鴻儒俾牖
厥世洞視元古揮斤八極聳贖齊寬飢馘盡起公之妙
年早馳英聲飛辭摘藻聰慧夙成藐姑仙姿玉立神清
聯掇魏科釋褐上京步登金門無雙國士羣踐清華遂
躋顯仕烏府超擢麟綬豸衫階榮至此感激志完心維
至計龍圖實言隱默不語負愧前賢匪求後福忠節是

捐拜辭 丹陛遠投沙漠萬里荒微隨軍止治觀天無

斗行地有角吞人益心魑魅行樂金柝夜擊牧馬晨鳴

雄風冬埃寒冰夏凝祁連莽莽蒲類溟溟孤臣異域望

斷 彤廷畫省香爐髣髴前生久戍黃花忽傳 恩詔

翩然賜環人出雪窖馬角還生酒泉重到海外來歸鄉

園笑傲遺經獨抱正始同標萬古江河雲霄羽毛賦凌

鮑謝結體彌高僞習剗削直性孤陶業富名山總持風

騷在唐曰韓在宋曰蘇文華擅代忠義同塗典型堪式

純懿爲模維歲在己占夢有殊觀臺示禮徵應巨儒鳴

呼哀哉憶昔梁中扶風舊館競說中郎倒屣王粲奇賞
初逢掩抑倏展平生知顧如公蓋鮮文章有神古人可
感風塵淪落出門何之公曰無戚吾爲子師行年老大
如人幾時匠石徒勞樗櫟雖爲涕淚交頤深負相期玉
汝堂在我公已邈楊子廬邊空縈秋草縱解招魂帝閭
莫叫實以誅華撮其光耀學愧安仁謹鑄遺照嗚呼哀
哉泰素復返玉清遙開靈輻轉轉喪柩徘徊驄馬舊步
大鳥新來滅形匿景虛廓奚聞恍惚如公警欬其音冠
帶如雲白衣交送馬策羊曇別銜私慟嗚呼哀哉

馬崑
源採

祭文

明

修舊城祀后土文

嘉靖十二年

葉

膺

睢陳道

惟茲有土古隸邦畿太昊氏之東郭高辛氏之西陲沐
三恪之雨露挹雙忠之威儀芝產麟毓民稠土肥嗟天
運之變遷卽人事之睽違奇觀頽圯遺址逶迤繫小子
其謬泣奉上帝而驅馳覩雉堞之圯蕪慨烟火之支離
爰仍葺理復舊封提大役方鳩冀神護持億萬千年民
物阜熙本固邦甯神功溥矣謹告

遷建新城祀后土文

嘉靖三十三年

姜

壽

邑令

遙圖新柘築版聿興輿情允協筮猷告成煥百堵之雉
堞吼萬杵之秋雲匪輕用乎羣力式保釐乎蒼生一時
勞勤萬世攸甯爰舉前人之廢墜敢云開創之自今惟
神默騶敷錫勵勤阜成土物于來庶民不日就績百堵
無垠

修城祀后土文

嘉靖四十五年

董文宗

兵備道

惟柘有城惟神是憑惟修以甄惟工是程曰頌神威首
發妖萌曰告神相百役咸登曰體祈神永障庶蒸曰保

神祀奕世無窮

國朝

哭魏方穆文

田蘭芳

睢州人

嗚呼方穆義隱無勇哀生有觸自解旋咎慘莫予毒昔
與君同送大厯之葬路人亦感其行哭何君死而余來
必待墓草之再宿其所以然之故以質君則有餘而對
諸孤或恐其未足嗚呼方穆九年之間凡兩過此而所
見者僅存數椽將欹之茅屋憶與君疏而密合而離壯
而老生而死迅如抹電與轉轂嗚呼方穆人甚蝸蟻身

本坊縣志 卷十
三
一
軼巖谷君與大厯甯九死而必不忍見此態也余猶住
世以碌碌知生者之爲幸死者未必其非福然過彼都
而興懷終傷心以慘目驛舍黑漆與誰逐竹房黯黯罷
夜讀坐影無客空喬木近新阡兮生躑躅淚不禁兮體
欲仆子慟矣兮勸童僕嘆往日兮難掬哀吾生兮刺蹙
此時兮此情萬古今不復嗚呼方穆

哭紀大厯文

田蘭芳

睢州人

大厯之死九日矣余與大厯丙戌歲同事邢居一先生
始相識其冬即與魏子方穆定交焉僅十年而大厯死

十年之中自顧所爲求之晚近殆難似者大厯交余以
來時時常病然病數日輒差已而復病人習其如是以
爲無復可慮而誰知其竟以此死耶大厯賦性疎剛不
能容物自吾輩數人外一切視之若讐以故多中細人
之忌余每與方穆私念之早慮其太剛必折而豈料其
即死耶大厯生而奇詩奇有非當世賢豪所尙者情奇
志奇疾病奇怨憤牢騷抑鬱拂逆無之不奇大厯之死
半在是嗚呼大厯天顧以此相讐耶甲午以來大厯詩
益工悟益微疾凡庸益甚思與恨益多而深病益數而

劇時時作死語余心知大厯必難久住斯世因作達生
之言大厯亦若意無苦者而今竟何如耶大厯好客好
奇書法玩亦復好衣服飲食每以家計艱阻雖不言意
殊苦之今雖致數者於前大厯尙能復好耶大厯有勝
致壯懷每談古今興衰人事變遷未嘗不惻然以悲愴
然以涕也以見侮豪奴輒激楚忿恚思一雪之而今不
能也此甯不足爲大厯悲耶余居睢大厯居柘一年中
不數見大厯與余婦翁門相向余每至未及飯即起如
大厯若稍緩則大厯輒來呼余相見一揖略道契濶即

正詩文商人物或爲瑣屑諸細事至夜分大厯或不送
余自掩其闕而去常懼此樂難繼而今豈可復追耶去
冬余與嘯史公師過候大厯大厯爲嘯史書一扇出以
相謂曰余殆不起若不珍此此後恐無處復得也言已
而笑一時嬉戲之言遂成左讖耶嗚呼痛哉丙申三月
卜如柘先是數日李襄水自柘來云大厯病劇不能會
客余以往事測之謂大厯或有所不樂故爲杜關冀往
晤之語笑如平日而誰知其果然耶至郭門有以大厯
彌留告者驅赴之則大厯但言來何遲握手而已嗚呼

痛哉曾文行如大厯而遇之奇乃如斯耶曾如是之人而竟不得三十活耶嗚呼痛哉大厯解名理死無所恨但爲余誦詩一章付余所爲詩一卷他無及者因憶甲午大厯病且死余就榻問之大厯曰死固無恨然得緩一年冀得少展吾事蓋以亡母未葬嗣子無人兩女未字貞孟婚姻未就耳其後大厯愈事卒無就此皆力所不能爲而天之不可問者也大厯迄今竟死此固大厯未了之志也大厯死之日余與方穆貞孟哭於堂方穆以其子問大厯之長女貞孟則堅矢婚姻之約復共以

嗣其弟之子爲請期以十年內外指成大厯之遺事嗚呼大厯或亦可以少慰乎大厯大厯熒熒一室孱孱三弱女大厯死矣此後有不忍見不欲聞不可言者而大厯胡以死耶大厯豪爽哀鬱之氣結而不散必能有知無疑其以此事爲苦耶不爲苦耶即大厯不以爲苦而後死者能不爲大厯苦耶大厯大厯以爾之篤情朋友門無雜賓今余輩固儼然在側而能與之相爾汝耶而種種出入而哭泣者復能禁其不來耶議而快之者盈千萬口尙能起而爭之耶君之門無復余輩之迹君之

兄弟僮僕無復相顧之意曾如是事而不傷心淚落耶
余日日能無話言無酬酢無往來至止耶此事能復必
待之大厯耶大厯亦余責焉否耶嗚呼大厯人鬼相隔
異地間阻不能親汝之親子汝之子周旋汝之朋友嗚
呼大厯其長辭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此後死者之所
勉而不知果能無愧焉否耶造化莫測既能死大厯矣
他事尙敢必之於理數之窮與時勢爭而濟之耶嗚呼
後死者之痛方長而長逝者固冥然而罔覺也嗚呼大
厯曾與足下作如此別而不一顧耶嗚呼痛哉

竇筠峯先生崇祀鄉賢祠祭文

史

鑑

邑令

蓋聞名儒崇祀國典所以褒賢後世薦馨輿情藉茲報德故傳人重於百代斯配享永於千秋惟先生學本程朱品同曾閔起衰振靡係大道之昌明翼傳扶經允正學之宗派當年善事筆不勝書今日謳思碑猶在口紳士合詞以請鄉閭累牘而陳用是上憲式矜因而下情允愜職等懍遵檄行欣體輿論涓吉奉主登廟安神上丁之侑食俎豆生榮鄉祠之流馨尊崇無斁光騰霄漢行看道衍萬年德炳廟庭奚止賢崇一邑惟神是鑒來

格歆只尙饗

祭楊太和先生文

竇克勤 邑人

嗚呼維大造之生人兮果孰是鍾靈而毓奇維先型之
不可覲兮每景懿範而歎日進之孳孳予自束髮受書
以來既闢汶乎大道迨遊學四方而後始知書冊之有
嚴師奈予倡之寡和兮無從就人而咨道何先生之虛
受兮專心致志之無歧始而交淺者不必言深既而相
與賞奇以析疑始而崇二氏者幾至附於吾儒既而辨
類明微別派而分支始而以仁之無不愛既而進以義

之無不宜而悟冠履之不可以倒施始而信太極之無不在既而別心理之有覺與無爲予言之而先生不以爲妄先生信之而予益廣其所推同道者考業於書院先生朝而往暮而歸疏者三日五日而必至至則秩秩其儀習習其業温温其度煦煦其語我訂千秋而相證同人聽提唱而志怡方其望書院而來也寬袍長襲崇冠方履傍若無人大行街市懷書一卷目不旁視步不亂行見之輒避誚之者曰耄耄之年此胡爲爾迂之者曰學以希聖俟何時爾先生悄然而悲亦戰然而喜悲

歧路者或有歧耶喜知希者我貴耶先生益坦途而往
無改轍而回往西南者得朋耶回東北而喪朋而矢志
者不益貞耶於是大肆力焉嗜四子之書體孝經之旨
察性理之微言探綱目之實際合少時所業歧伯黃帝
之技而貫以聖賢經傳之微辭覺學得其正不得指之
爲仙爲釋以至繩墨之遠離嗚呼八十歲老人誰能如
此哉若夫家庭盡道真孝真弟真慈門外篤情能上能
中能下以及與予交而稱莫逆者固里黨間人共見之
不俟予言之瑣瑣也嗚呼先生往矣今於歸窆之期予

爲舉其爲學之實功追憶而哭之既見先生之能成其
德復見先生之知予爲不淺益慟先生歿後而知予者
竟寥寥也安能起九泉而與之講道論業哉嗚呼先生
往矣爲文以哭之猶不能盡之再爲素食五器以薦之
几筵體先生素志也先生其鑑愚衷而嘗之嗚呼哀哉

尙饗

路綸採補

竇道康先生崇祀鄉賢祠祭文

竇世琦

邑令

惟公當代儀型人倫山斗理學禔躬曾藏二酉誠一不
欺微言晰剖鄉推萬石家範顏柳交作子述承先啓後

講院宏開創前未有激浦靈椿洛社耆耇濂閩宗風於
茲世守職等祇遵憲檄奉主祠右虔具牲牲嘉肴旨酒
神其歆只用鑒盈缶伏惟尙饗

祭竇靜菴先生文

宋 舉 商邱人

嗚呼公之健筆凌霄驚才破浪開舉世之羣蒙而忽修
文於天上瑤宮固虛左以待公公之才亦可以不讓然
而天下事之待公匡濟待公黻黼者多矣乃一旦掉頭
而去弗顧也其誰不愴然而悲延頸而望嗚呼哀哉吾
心尤悵公之先世碩德名門正學克家代有聞人門閥

待公而益大學術待公而益真彼蒼蒼者蓋以公爲碩
果而將以大啓乎斯文故公之生而徇敏砥行敦倫讀
書守道孝友睦婣以聖賢爲可至而力行不怠以終其
身率其規繩孜孜循循由湯耿諸公而上達乎濂洛關
閩誰則疑其歧路乎請觀其友于兄弟而誠身明善以
悅親道積於身爲學者師負笈如雲樹德務滋蓋自淑
以淑世宜乎其蘭桂之蕃枝且將以梁棟乎天家而霖
雨乎嘉師何彼蒼蒼不憇遺斯人也使後來者聿觀厥
成而黽勉以效之况高堂之白髮日掩袂而哭兒在旁

本坡集
卷一
觀者且難堪也公在芙蓉何以能宴然而弗思也乎嗚呼痛哉予老倦遊引年入告 聖主深恩邱園許蹈歸南畝而懸車尋商山之同調念朱陽之高踪如溫公之年少咸能不改乎初服可以相視而一笑誰知今日而忽有玉樓之詔在公之德劭化齊固可以無憾也而太上忘情夫豈尋常者可道嗚呼哀哉是月之吉公歸寢園犖子及孫遠在長安予以衰憊不能引棺陳嘉牲與旨酒一祖道於庭前靈其格止在雲在天嗚呼哀哉尙

饗

採賈氏
家乘增

竇靜庵先生崇祀鄉賢祠祭文

連肖先 邑令

我公之生氣骨嶙峋孝友根於天植學問本乎洛閩爲
中州之鉅儒實一代之偉人若嘉言與懿行欲紀載而
靡垠被其澤者不僅朱襄之里而蒙其教者又奚止乎
大河之濱黃童曰叟罔弗戴公之德成人小子疇不荷
公之仁紳士合詞以請鄉閭累牘而陳因輿情之允愜
爲上憲所俯徇職等祇遵憲檄奉主安神既滌牲牲寅
薦藜藿先上丁而侑食冀歆享夫明禋尙饗

賈正子先生祀鄉祠祭文

袁一格 邑人

維神學邃濂洛文宗韓歐孝友無愧家庭溫恭克孚閭里格等公請從祀奉主入祠不腆犧牲用冀爰侑尚饗

竇淑子先生附祀鄉祠祭文

魏宏重 邑人

維神學堪範俗道可覺民桑梓蒙休兩世同仁虔奉栗主附祀先人一堂灌獻垂譽靡垠靈其不昧鑒茲繁蘋

尚饗

以上舊志

弔團總賈公國祥文

萬理衡

葉縣人

賈公諱太禎國祥其字也先世太原人祖客於商之十字河遂家焉性慷慨精拳勇擊刺之技暇時讀兵書談

古今名將謂甘興霸百騎劫賊營事曰一人一騎足矣何必百人聽者咸笑之而獨見重於柘邑令爽亭祝公咸豐三年皖匪蜂起祝公起鄉團推公爲首公慨然任之遂出金錢數百緡爲養兵費賊逼近公掘河禦之深三丈廣如之置橋十餘座北自商邱高辛集南至鹿邑棗子集長互六七十里分鄉團守之會與賊戰界溝我軍敗績公殿後死者僅二十餘人其家人皆號哭公慰之曰男兒死王事死不朽矣何慟爲僉以輿尸請公往尋之凡三晝夜盡得其首級立廟於十字河祀之歲時

親往祭奠不少輟毫東有治河集賊酋數十輩高會演劇公單騎入佯作禮神狀賊酋起爲禮公舉刀厲聲曰皇上待汝不薄汝竟作賊耶吾賈太禎也誓斬汝斬數人飛馬而去賊數萬辟易無一敢追者賊旋圍毫刺史某告急公率鄉團赴援賊東遁尾之僉謂窮寇不可追公不聽追百餘里至麻家及之是夜東風大作賊乘風奮擊團衆潰公馬亦被傷乃下馬步戰力斬數十人至身被重槍不能支大呼曰吾再不能與諸公破賊矣遂自刎死嗚呼公辦團五六年身經大小百餘戰輒爭先

殿後使賊不敢踰柘溝一步自公死一年柘至不能守則公存柘存公亡柘亡公爲柘之一大保障其關繫豈淺鮮哉賊平大府上其事得祀公於郡城裒忠祠以雲騎尉世襲其子孫嗚呼公可以不朽矣余初隨侍來柘父老豔稱之無異辭遂援筆弔之其辭曰

嗚呼國祥竟作國殤懷才未展鍛羽將翔弔公之義布衣從戎身經百戰泥丸函封弔公之勇辟易萬人單刀匹馬鯁習如神弔公之忠以身報國四邑千城百夫之特弔公之孝不失令名敵王之愾無忝所生弔公殉難

婦孺灑淚俎豆千秋緜緜不墜嗚呼國祥隱鑑我心我
生也晚愛慕實深

雜志 災祥 識餘

災祥

宋

開寶四年秋七月汴水決宋州宋柘灾 紹興三十年

冬十二月夜白氣出尾厯心房氏亢入天市

金

大定二年秋七月黃河決衛州瀰漫商甯睢柘間詔免
歸德租遣尙書邢懷等塞決口 元光元年秋八月
葦出右攝提長三丈凡兩月行入氏房心乃滅

元

至元元年春三月黃河水大溢漂沒睢柘鹿田廬 大

德二年秋七月河決杞縣浦口滄汴梁歸德數郡

延祐元年夏六月黃河決睢以東數十口睢甯商柘
被災甚 至正四年夏五月歸德霪雨浹二旬黃河
暴溢商甯虞夏鹿睢考柘皆罹水患二十三年春詔
築歸德鳳池口柘亦被患

明

成化四年積水進城民多避於歇鶴臺二十三年歲旱

蝗癘疫民多死徙遣官招撫賑貸 宏治六年秋遣
都御史劉大夏等築黃陵岡口柘亦被患大雪塞戶
民爲涸而出十年夏六月霖雨禾稼渰沒者三載十
五年民大饑知縣王翊開倉賑濟 正德七年夏秋
有黑眚夜過人皆鳴金鼓持械爲警灰手印於壁兩
月餘方息八月穀秀雙穗麥多兩歧十一年春不雨
麥不登 嘉靖三年大疫知縣于濠賑濟五年夏五
月夜地震有聲民屋搖動七年夏旱知縣林幹開倉
賑濟八年秋八月蝗飛蔽天人馬不能馳食禾幾盡

連年不息十四年夏五月冰雹十七年河水決入境
渰沒禾稼十八年春水連渰參議雒昂賑濟十九年
春民連困於渰饑甚知縣陳善變賑濟不敷上發帑
賑之二十一年五月雨六月朔日食晝晦星見風雨
交作晝夜如注四十餘日河決野雞岡入境二十餘
里民被衝者萬家溺死無計浸城丈餘凡縣治學宮
公署民舍皆倒沒黃河圍城夾流二十三年始北徙
二十八年晝星見日有雙環夏五月疾風迅雷暴雨
並至天火燬南關屋數十間三十二年秋八月夜有

星大如斗小星數萬隨之自東而西光焰燭天直行如矢不數日又自西至東人以爲師尙詔之寇兆三十三年夜半烈風損民屋歲大歉三十四年十二月地震四十一年五月雨雹大如盤壞禾歲大饑萬歷五年旱知縣劉作民賑濟八年春饑給賑九年夏大雨麥穀不登十年至十二年連旱荒恆給賑十五年旱至七月方雨又值河決蘭陽境內大水灑淼彌望人畜逃死過半樹皮草根剝掘殆盡而倉糧不敷二十五年秋九月二豎牧羊於明掾塋柳下戲恚以

鑱相斫誤中柳瘦驕然迸出寸木人馬酷肖冠裳戈
矛甲冑者數十二豎及柘人掇之可升擇其佳者申
達姚侍御因繪圖以進三十三年秋八月河決王家
口滄柘田廬三十八年春三月旱賑濟四十四年夏
六月柘境飛蝗蔽天秋七月河決陶口滄雖柘黃水
夾城而流煮粥賑之四十六年冬十月夜半有白氣
數丈起於東南月餘慧星抵魁皆現於卯日經於鈴
鍵二星乃柘之分野四十七年秋九月日出無光如
是者彌月 泰昌元年冬十月乙巳火災踰城焚及

草木 崇禎元年秋八月有異鳥集於柘

俗傳爲殺雞鳩身兔

瓜

五年秋大雨大水傷禾六年日出沒恆多赤氣非

烟非霧經久不解七年秋八月赤氣互天經日不解

十一年夏四月熒惑守心火災自戊申至乙卯秋七

月蝗大無禾十二年夏秋蝗蝻爲害大饑十三年大

饑人相食十四年大疫十五年秋九月闖賊決黃河

沒汴及柘橫流民幾無生

國朝

順治元年春大旱至夏三年牛瘟七年春旱夏四月牛

星不見牛瘟大旱秋大雨傷禾九月辛未之夕月離
於畢十月晦月不藏十二月十三日月暈連環八年
春正月雷鳴西南方十三年春旱秋旱十四年春不
雨麥不登

康熙二年奎照柘野十年穀麥雙歧十八年大有二十
六年奎神現是科鄉薦五人甲科三人四年夏蝗十
六年大雨害稼十九年春牛疫二十四年夏疾風迅
雷暴雨滄沒田禾殆盡申請蒙

赦免錢糧十分之三後又奉文未完者俱行蠲免二十

五年奉文錢糧蠲半二十六年秋蝗二十七年雨水
爲害二十八年秋季雨禾不登民有菜色院府捐俸飭
縣煮粥賑濟二十九年夏牛瘟秋有蝗自東北來知
縣史鑑虔祀驅之俄頃俱向西南去田禾無傷四十
八年夏初陰雨十二日復大雨田禾盡沒四十九年
春瘟疫盛行人多死亡奉

詔免糧

雍正元年大旱七八月間蝗蟲害禾八年大雨平地深
數尺城西一帶莊村多被漂沒奉

本城縣志 卷一
五
詔賑濟

乾隆四年陰雨連綿三月餘麥淹沒秋禾亦傷冬奉

詔賑濟民賴以生十一年秋傷禾被灾二十五地方奉
詔撫卹加賑並借給牛工籽種二十二年陰雨數月高
下盡皆淹沒麥秋俱傷奉

詔普賑用穀六萬六千八百餘石煮粥散給貧民二十
三年春瘟疫大行奉

詔接楚米放賑二十六年秋黃河水溢陽橋城西水深
丈餘村舍湮沒舊城西門沖決舊城已滿甌城幾不

能保署令胡天畀三晝夜不息督催民夫築隄始得
無虞城西一帶二十一地方被災奉

詔賑濟用穀一萬九千餘石煮粥散發貧民五十年麥
薄收六七月旱秋冬大饑五十一年春斗米兩千糠
糝入市餓殍相枕藉人食人四月麥大熟民賴以安
嘉慶十八年夏旱秋淫雨傷禾嚴霜早降蕎麥枯死民
剝榆皮以食黃河南決開荒店胡襄集老王集扈家
集俱當大洪逾年索垆堆荒旱五穀不收麥米價昂
斤值錢四十餘民有饑色

道光五年三月十七日未刻有黑風從西北來甚急色

如墨霎時遮蔽天日人物不見被屋折樹約兩時許

始息室內積黑土寸餘二十四日午刻從西北暴起

紅風色如硃砂來去之時損物之數與黑風同八年

陰雨數月麥秋盡淹十三年秋大雨平地水二三尺

禾盡沒五穀不登麥米價昂斤值錢四十餘十六年

六月飛蝗從西北入境遺生蝻子食禾殆盡二十一

年三月二十七日雨雹惠濟河打死水鳥無數二十

五年五月初二日雨雹損麥十分之三二十七年大

早二十八年霖雨傷禾高下盡淹

咸豐六年夏大旱歲饑秋蝗冬無雪七年春三月大雪
損麥秋蝗九年大旱十年夏飛蝗自東南入境黯若
雲霧食禾殆盡

同治元年夏有蝗二年五月初九日雨冰雹三年秋大
雨傷禾五年六月大雨平地行舟七年春雪傷麥秋
霖雨傷稼斗米千餘錢瘟疫大行人畜多死

光緒三四年饑饉斗米錢二千道殣相望十二年瘟疫
喉症大行十三年牛瘟十七年秋七月十四日蟻自

西來延及東北食穀葉間有剪斷其穗者至二十四
五日螿爲蝻逾年春不再出爲害十八年閏六月蝗
自亳鹿入境蔓延買臣寺洪恩集毛堂郭草樓等處
旋復蝻生官費千緡捕買五十餘日乃盡幸不成災

識餘

按通志碑目有柘令許君清德頌而柘志無之及閱襄
邑志晉咸和間傅渾爲襄邑令有惠政江革爲之頌
云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霞抗其高雲垂其澤君有遺
愛或有遺思則所謂清德頌乃傅渾非許君且襄邑
非柘令也而碑目又無襄邑傅君之名世遠年湮疑
以傳疑殆可慨也

今按鄴道元水經注載柘縣故城內有柘令許君
清德頌通志碑目本此舊志乃引襄邑志傅渾爲
襄邑令江革爲頌云云以證之不知柘自有許君
清德頌與襄邑何涉是直自生糾葛愈辨而愈詭

者矣

圮橋當在下邳今柘之圮橋謂爲子房進履處者無據

也

今按漢書張良傳良擊始皇博狼沙中不中更姓名亡匿下邳嘗從容步遊下邳圮上有老父至墜履命子房跪而進之舊志因有圮橋字遂附會爲子房進履處固非李公豈未見漢書耶而仍作臆度之詞何也

史記周敬王二十五年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居蒲月餘乃反乎衛夫自宋適陳必經於柘則柘之匡爲近然遠於蒲矣而睢州亦有匡城先正又以衛有蒲故匡

應在衛未知孰是徒令人低徊於先聖之轍環耳

今按史記索隱云匡宋邑也不指在何地太平寰宇記一見襄邑縣古匡城在縣西三十里匡人悞圍夫子夫子由城東南空角出其跡猶存一見長垣縣隋開皇十六年置匡城縣謂縣南有古匡城爲名孔子所畏之所又地道記長垣南十里有衛匡城孔子所厄括地志匡城本長垣縣據此則匡城不在柘明矣舊志未知孰是殊屬失考

老子孕七十二載由母腋而生於周至周末三百餘年

猶混跡守藏乃西出函關史記云莫知所終後相傳

亳州有昇天檜即老子乘白鹿緣此樹飛昇者而柘又有昇仙臺殆莫可考也夫歐陽公於檜猶有神仙

渺茫之疑况其他乎至若歇鶴則或有之然府志又
以爲棲鶴云

李太守舊志所載王公朱襄氏而外有胡襄公以土人
得古印於胡襄城文曰胡通之印知通爲襄公之名
如胡子髡胡子豹之類是也但通偶不見於春秋耳
葬於柘青堦之東遂相傳爲襄公墓但陳爲舜裔國
於汝陰之西北爲胡子未知何時城於柘也詳已見
陵墓及古蹟

舊志載有柘公王武武不知何許人秦始皇所封也漢

與樊噲破之外黃斬歛擊之梁地見史記

今按漢書灌陰傳注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李公謂武不知何許人未免失考稱爲秦始皇所封尤屬臆說

建安元年曹操軍臨武平進討黃巾賊何儀於苦破之
秋九月封操爲武平侯食苦柘陽夏諸邑十四年冬
十二月操復還譙令曰欲孤便爾指委所典兵衆歸
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云云乃上還陽夏苦柘三縣
戶今柘有操墓蓋食邑於柘而墓爲疑冢云

按史記漢高祖功臣侯年表穀陵侯馮谿以卒從前一

年起柘擊籍定代爲將軍功侯十二年正月乙丑定侯谿傳其侯獻侯等四世而漢書作穀陽侯

史記功臣表周望高帝以功封甯平侯註云其地在沙隨南七十里即今云牛頭城也城後有一大冢疑即甯平侯墓

陳爲楚所滅陳公寄食於胡襄周圍各十里今城東二

里即公之墓

今按未詳所據

李公德政頌下邑縣令封利建撰文朝議郎行丞魏崇仁書唐天寶十三年歲在甲午立按天寶甲午至今

癸巳計一千又二十年矣前志失載世亦無人知之者予昔從金石錄中見此碑目來柘後苦索未得乃於修志時獲此古物亦奇事也亟錄於藝文志其不可識者仍缺之俟博古者稽焉碑高六尺九寸闊二尺四寸厚四寸額書李公德政頌五楷字文係行書二十九行面書二十六行其三行續書碑側文中旁註二字知其書丹明矣碑陰模糊不可識今在城隍

廟中

以上舊志

東村有老人居於柘有年矣不詳其祖貫富而無子一

日者悵然曰子奚必我生哉第求其能孝而已乃變姓名易服爲貧婁狀去家數百里呼於市曰賣父賣父市人咸唾罵之老人弗恤也有少年聞而愴然曰若翁貌似吾父父歿早欲事而不逮得似吾父者而事之不猶愈於木主繪像乎歸而語其妻妻以爲然乃過老人請曰吾願買父不知價幾何老人曰非千金吾不售也少年曰古人不以天下易父之一笑千金豈侈哉顧家貧止百金奈何其許我乎老人諾遂以百金奉老人歸老人性嚴厲動輒扑笞且日需甚

奢少年夫婦竭力事之逾年雖垢衣敝器無不鬻以
供老人而老人察其終無愠色乃私喜也曰吾得佳
兒矣謂之曰久苦爾夫婦念無可爲家者吾淮揚間
有親黨爾其從我乎少年欣然偕其妻行雖途中未
嘗一日失爲人子禮至其所則巍然峻宇也又謂少
年曰第止是居頃之當有召汝者俄而有女童數十
人皆秀色鮮服飄飄然至遙相謂曰吾奉命迎少主
見少年夫婦即掖之入則見樓閣峻嶒皆凌雲插漢
如王侯第宅而老人儼然在堂上呼諸家長曰此真

爾主矣指其東廂曰此中有百萬馬指其西廂曰此
中有百萬馬而布帛菽粟各有主者今而後吾但當
晏宿早粥不復問人間事矣夫婦皆拜受之事之一

如買父時後子孫有登科第者累世富盛焉

西河野
人耳述

記探府
志增

郭藻曰太平寰宇記鄆大棘始基仇留四城柘城甯
陵並載年湮代遠城郭變遷名存實失輿圖無考
然以今日之疆域計之鄆爲柘地無論已記稱大
棘在甯陵西南七十里始基在甯陵南九十里仇

留在甯陵南六十五里柘邑居甯陵南至縣八十里大棘在柘西北三十里始基在柘東南十里仇留在柘北五十里甯陵至柘界僅四十里則所謂在甯陵七十里九十里六十五里者均在柘境似無疑義又譙內記譙西北百餘里有始基城譙今亳州至柘恰百餘里始基在柘尤確樂史作記或因柘曾省入甯陵遂二縣並載與茲詳爲考核補入古蹟庶覽者或不病爲濫列也

又按漢書魏相傳相濟陰定陶人也地節三年爲

丞相封高平侯子宏嗣削一級爲關內侯李志謂
高平本柘境二魏宜載人物中此大誤也攷漢書
地里志高平縣屬安定郡安定即今甘肅平涼府
固原州即漢高平縣地與柘相距數千里如風馬
牛之不相及柘古蹟有高平或係古市鎮名非謂
柘城即高平縣安得便據爲魏相封邑並謂宜載
人物不知相本定陶人本傳可據入人物中徒成
話柄李公何疎於考據而率爾操觚耶且摘鈔相
上封事數條尤爲妄災梨棗今全行削去存此按

語庶後之閱者不罪爲僭妄云

又接詩胡爲乎株林毛傳株林夏氏邑寰宇記陳州西華縣西南二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即夏氏邑一名華亭說于株野廣輿圖讀史方輿紀要 本朝一統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並云

今歸德府柘城縣爲春秋株野地攷今陳州府本春秋陳國都西華縣在府西四十里株林在縣西南三十五里統計僅七十五里柘城縣在陳東北一百二十里當日靈公往西七十五里之株林反

說于東北一百二十里之柘城恐無是理則柘城
非株林地明甚元和志柘城縣屬宋州其羅城即
古株邑也史記陳涉使葛嬰徇蕪以東攻柘下之
徐廣曰柘屬陳按今柘城縣爲古朱壘氏邑故後
漢書郡國志注云陳有株邑蓋朱襄氏之地是朱
訛作株漢時已然其實株邑即朱邑非夏氏邑也
後世沿株邑之訛遂以柘城爲株野地且附會夏
御叔冢夏姬墓以實之舊志迭相沿襲殊爲失考
特採詩地理考略辨正

書籍志 經 史 子 集 雜著

經部

國朝

四書待寶大
任著

孝經闡義

四書闡義

婚禮喪禮輯略

朱陽書院講習錄以上四種
寶克勤著

律呂心法

周易後天圖說

以上二種
李子金著

易說

賈振
起著

四書旁訓

賈克
讓著

四書釋註

讀書質疑

讀易餘論

以上三種
王鏊著

四書析註

高玠
著

四書虛字說

李克
廣著

摘錄五經左史綱鑑要語六卷

增纂四書說約

以上二種
周式度著

孝經管窺

竇容
邃著

四書統宗

竇綽
著

史部

國朝

綱目刊誤

二十一史刊誤

以上二種
王培著

天官紀略

陳天
清著

理學正宗

朱陽書院志

以上二種
寶克勤著

增訂述史韻語

高玠
著

子部

明

筠峯語錄

寶如
珠著

國朝

重訂傳習錄

王應
昌著

敬業錄

寶大
任著

思誠齋自課語錄

楊方
英著

偶言

李元振著

泌陽學規

事親庸言

聖學集成

天德王道編

樂饑集

以上五種
竇克勤著

書學慎餘

算法通義

天弧象限表

幾何易簡集

歷範

閒居五操

傳聲譜

解環譜

以上八種
李子金著

爲學錄

竇克恭著

數學鑰

杜知耕著

仕宜則要

周式度著

二思編

經學省身編

以上二種
寶容述著

集部

明

飛蓬吟

杜齊
芳著

國朝

詩文疏集

王應
昌著

朽悶遺書

陳英
略著

肅羽鳴集

王依
書著

北曲六種

陳天
清著

盧李倡和集

近詩留

以上二種
李芳廣著

暢春園紀 恩詩

恭守堂存稿

誠孚堂存稿

以上三種
李元振著

尋樂堂詩文集

晉遊草

嵩陽酬和集

以上三種
竇克勤著

蛩吟錄

李子
金著

朱陽書院詩文集

寶克讓著

柳澳初吟

杜行恕著

出塞集

高玠著

又園詩集

李克廣著

古文啓詩

周式度著

慎獨齋勿欺集

慎獨齋詩文遺稿

以上二種寶容端著

詩文全集

王露著

景廬齋文集

鐸夢吟詩集

以上二種
陳樸著

仿洛堂詩文集

寶容
恂著

強善集

寶容
莊著

敬義堂詩文集

寶容
邃著

長嘯齋詩文

陳嵩
來著

日紀科律集

寶容
聰著

解頤詩草

寶容
謙著

鷲音集

葆真集

以上二種
陳紹曾著

詩集

寶綽著

笠齋詩稿

寶綱著

蜀道百咏詩

樸齋詩稿

以上二種寶綱著

鈍齋詩稿

寶綉著

遊蜀詩鈔

寶緝著

拙夢軒詩稿

寶玉詔著

雜著

明

菽麥辨

姑妄言草

以上二種
杜齊芳著

國朝

家規

學規

遊燕日錄

遊嵩雜記

日錄

劄記

同志譜

以上七種
寶克勤著

狂夫之言

李子
金著

日錄

寶振
起著

博菴雜集

李克
廣著

